LinYihua

与《地下情》重逢

林奕华
导演
Director
戏剧、写作、电影

今年香港国际电影节的焦点影人是导演关锦鹏。选映他的13部作品，我决定要看复修版的《地下情》。

这是当年在翡翠戏院连续两天看了两次的电影。第一次喜出望外，第二次为了不知几时才有机会再看。1987年岂能预料日后电影都是在计算机和手机上看。今日竟还是一样的心情走进电影院，谁知道大银幕上看这部电影的机会，还有多少？虽然近日我已把它看了一次又一次。

先是把全片出现过的场景，以空镜用作片头，零音乐，只有环境声（飞机场飞机起飞），是立时让我坐直身子，准备把戏看进去的“入门”。这样的“入门”，满满的自信。故此，戏的门槛也大大提高。例如，第一个正式登场的画面和声音，要有多强才能与片头所承诺的期望接轨。

马上出现唱到一半的《恰似你的温柔》，并且是两个女人（金燕玲、蔡琴）对着镜在“扮演”。第二个镜头，把同一首歌由头重唱。不到几句，画面已换成第三个女人（温碧霞）瘫在两张拼成一张的床上。镜头再转，在室内戴着墨镜的她，慢条斯理呷着茶，或咖啡。她是谁？前面两个唱歌的女人又是谁？

才开场，剧本、导演负责的，是让问号一个接一个地滚动。不负责的，是解释。这样的处理，令每一个当下都实实在在。我作为观众，每一分一秒都和银幕上的角色，同步感受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的未知。这些未知，将在整部电影里把人带至愈来愈远的地方——你能想象，故事在香港开始，后来却会去了台湾的乡下，因为角色之一死后的骨灰，要回家？

这不是一部看完了剧情便告一段落的电影。片中每一个人物，都还在我们身边。又或这样说吧，从1987年我在银幕上邂逅他们之后，这34年来的人生经历，使这次重逢更像成长的印记。

这34年来的人生经历，使这次重逢更像成长的印记。

片尾，张树海在病入膏肓的探长床前告白，25岁的他的全部人生，就是浪费生命，伤害了三个女人。34年过去，他已活得比终年35岁的探长多了一倍时间，今天的他，找到了自己吗？抑或，他还仍然只爱自己？还是，终于明白自己想要什么？

关导之前告诉我，饰演张树海的梁朝伟本来要看复修版的首映，要是他来了，看着25岁的自己如何演绎一个普通人，不知道会不会也很感触？毕竟，那到底是个遥远的“我”。

这次国际电影节来看关导演电影的观众，一定有更年轻的，我对他们的反响十分期待。例如：《女人心》中的年轻夫妇缪骞人周润发可能是他们父母的原型，他们会怎样对照现实和电影中的上一代？《胭脂扣》内等一个人52年，今日25岁或以下的人怎样看？《阮玲玉》在她25岁留下“人言可畏”四字自杀，今日25岁的人不怕什么怕什么？《人在纽约》的角色在异乡找寻自我，上世纪80年代与今日比较，哪个时代对年轻人来说更不容易？《红玫瑰白玫瑰》是在感情与理性中做选择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与今日比较，哪个时代对年轻人来说更不容易？《愈快乐愈堕落》的“快”是速度，“乐”是感受，“堕”是行动，“落”是方向，速度感受行动方向，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，从电影中的年轻主角到今日的年轻人，相同和不同的是什么？《蓝宇》的陈捍东近乎是在失去蓝宇的前夕才知道爱是什么，今日的年轻人最珍惜什么？《长恨歌》中王琪瑶紧紧抓住青春不放手，直至在片中被比她年轻一半的情人手刃。今日的年轻人到了不惑之年，最不想放手的，会是什么？

如果，本来由我主持的讲座，改为由关导问在座的年轻观众朋友问题，会不会更有趣？